

晚明柳洲词派考论

张仲谋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关键词〕 晚明; 词派; 柳洲词派; 柳洲四子

〔摘要〕 在兼跨明清两代的词派中, 柳洲词派创立最早且历时较长。它滥觞于万历末期而形成于崇祯年间。《柳洲词选》卷首所列“先正遗稿姓氏”凡41人, 基本上可以视为明代词人。前期柳洲词派中各有专集, 且存词数量较多的王屋、钱继章、吴熙、曹尔堪等四位词人, 虽然入清之后活了较长时间, 吴熙(亮中)和曹尔堪且在入清之后应举为官, 所以他们一般被视为清代词人。然而具体考察他们的创作历程与传世词作, 就会发现其现存词作中, 绝大部分皆写于明清易代之前。王屋《草贤堂词笺》十卷、《蕤弦斋词笺》一卷, 钱继章《雪堂词笺》一卷, 吴熙《非水居词笺》三卷, 曹尔堪《未有活词笺》五卷, 这四家词别集皆为明崇祯八年、九年之间吴熙刊本, 今国家图书馆有藏本。参照“柳洲八子”或“云间三子”的说法, 正不妨称此四家为“柳洲四子”。而这四家词集的同时付刻, 既标志着前期柳洲词派的形成, 亦在客观上彰显了柳洲词派的创作实绩。本文对前期柳洲词派形成时间与“柳洲四子”入清之前的词作情况, 作了较为系统的考证与论述, 从而对柳洲词派形成于明季、复兴于清初的渊源过程, 有了更为准确的把握与认知。

〔中图分类号〕 I207.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70(2015)03-0020-11

当代著名词学家吴熊和先生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从事“明清之际词派”的系列研究, 已完成的论文《〈柳洲词选〉与柳洲词派》、《〈西陵词选〉与西陵词派》、《〈梅里词辑〉与浙西词派的形成过程》, 均已收入《吴熊和词学论集》, 并在研究视野与方法上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启示。吴熊和先生认为: 明清易代与以往的朝代更迭多有不同, “不仅没有打断原来文学发展的链条, 推迟其进程, 反而使它在这场沧桑巨变中触发或激活了新的生机。……因此在文学上, 尤其在词史上, 有必要把天启、崇祯到康熙初年的五十年间, 作为虽然分属两朝, 但前后相继、传承有序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来研究”^[1]。具体到明清之际词派的形成与发展, 吴熊和先生说: “清初的一些词派, 其源概出于明末。”^[2] 这些词派“兼跨明清, 一波两浪, 前呼后应”^[3], 构成了明清易代前后词史发展的独特景观。

在兼跨明清两代的词派中, 柳洲词派创立最早且历时较长。它滥觞于万历末期而形成于崇祯年间, 当王屋、钱继章、吴熙(亮中)、曹尔堪等“柳

洲四子”的词别集于崇祯八年一起付刻时, 柳洲词派就已经形成并且成为东南词学的一方重镇了。吴熊和先生关于明清之际词派的系列研究以柳洲词派为开篇, 当然不是没有缘由的。

一、柳洲词派的形成

柳洲词派是一个地域性词派, 按地理区域实际应该叫嘉善词派。嘉善县城北门(即熙宁门)外有一处名胜叫柳洲, 其地建有柳洲亭, 崇祯十年、十一年间, 钱继振、魏学廉、吴亮中、曹尔堪等在此结社唱和, 称“柳洲八子”, 后乃有《柳洲诗集》与《柳洲词选》, 柳洲词派遂有声于东南。

作为柳洲词派的文献载体, 《柳洲词选》共收录嘉善词人158家词535首。它不像《柳洲诗集》那样, 卷首诸序明示该集编成付刻在顺治十六年(1659), 《柳洲词选》的编刊年代不详。根据李康化博士的考证, 《柳洲词选》卷首姓氏录分为前后两部分, 前一部分为“先正遗稿姓氏”, 此书编集时皆已作古; 后一部分为“名公近社姓氏”, 编集时尚在世。因为“先正遗稿姓氏”中已有吴亮中, 而吴

〔收稿日期〕2015-02-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词人群体与流派研究”(项目编号: 12BZW048)中期成果。

〔作者简介〕张仲谋, 男, 江苏沛县人,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氏去世于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因此《柳洲词选》的编刊年代至少应在此年之后。又顺治十七年(1660)大冶堂刊本《倚声初集》于《柳洲词选》已多有称引,可知《柳洲词选》当刊行于此年之前。这样就把《柳洲词选》的刊刻年代基本锁定在顺治十五年、十六年(1658—1659)之间了。可以延伸一下推想,《柳洲诗集》与《柳洲词选》这一诗一词两部总集,很可能出于同一个区域性文人群体的统一构思。《柳洲诗集》编者8人,按原书卷首排列顺序依次为:毛蕃、蒋瑒、陈增新、李炳、李炜、魏允枚、魏久栢、曹鉴平。《柳洲词选》编者4人,顺序依次为:钱瑛、戈元颖、钱士贲、陈谋道。这些人都是嘉善的世家子弟。如钱瑛为钱士晋之孙,钱士贲为钱继章之子,陈谋道为陈龙正之孙,魏允枚为魏学濂之子,魏久栢为魏学洙之子,曹鉴平为曹尔堪之子。这些年轻编者在整理乡邦文献的同时,本身即体现了区域文化的薪火相传。而且我们注意到,《柳洲诗集》的编者8人,同时也是《柳洲词选》中的作者,而《柳洲词选》4位编者的诗作,也同时收入了《柳洲诗集》。据此我们可以推想,这两部同一区域总集的编选既出于统一构思,也可能是基本同时完成的。佐之以李康化君的考证,我们说《柳洲词选》刊刻于顺治十六年,应亦不中不远矣。

关于柳洲词派,词学界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吴熊和先生的论文《〈柳洲词选〉与柳洲词派》导夫先路,他的两位弟子续有拓展。李康化博士《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的研究》之第四章《〈柳洲词选〉与柳洲词派词学思想》,金一平博士在学位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专著《柳洲词派——一个独特的江南文人群体》,已经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这里想要发覆表微的是柳洲词派的“前史”,即它在明清易代之前的基本阵容与创作实绩。

关于柳洲词派的形成时间,传统的看法是以顺治十六年前后《柳洲词选》的刊刻为标志,而事实上正如吴熊和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柳洲词派“兼跨明清,一波两浪”,顺康之际的兴盛,不过是承前而兴起的后一个波浪而已。《柳洲词选》卷首所列“先正遗稿姓氏”凡41人,基本上可以视为明代词人。其中除元末之吴镇,明初之孙询,以及万历之前的姚绶、陆垕、朱愚、袁仁、沈爚诸人之外,其余生活、创作在万历以至崇祯时代的30余人,皆可视作前期柳洲词派之群体人物。这其中生卒年可考、去世于明清易代之前或稍后抗清殉明者有:袁

黄(1533—1606)、支大伦(1534—1604)、魏大中(1575—1625)、钱士升(1575—1652)、徐石麒(1578—1645)、陈龙正(1585—1645)、曹勋(1589—1655)、夏允彝(1595—1645)、钱枬(?—1647)、魏学濂(?—1644)、曹尔坊(?—1654)、夏完淳(1631—1647)。其他一些词人,如沈师昌、朱延旦、支如玉、支如璫、孙茂芝、朱颜复、朱曾省、魏学洙等,虽暂时未能考出其生卒年,但从其世系、科第、交游等可知,其生活与创作年代,亦均在明清易代之前。由此可见,早在万历后期与崇祯年间,在嘉善县区已经拥有40多位词人,故所谓柳洲词派,在那时已经基本形成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前期柳洲词派中各有专集且存词数量较多的4位词人,王屋(1595—1665后)、钱继章(1605—1674后)、吴熙(1613—1657)、曹尔堪(1617—1679),虽然入清之后活了较长时间,吴熙(亮中)和曹尔堪且在入清之后应举为官,所以他们一般被视为清代词人,然而具体考察他们的创作历程与传世词作,就会发现其现存词作中,绝大部分皆写于明清易代之前。王屋《草贤堂词笺》十卷,存词583首,《蘼弦斋词笺》一卷,存词64首;钱继章《雪堂词笺》一卷,存词76首;吴熙(亮中)《非水居词笺》三卷,存词167首;曹尔堪《未有居词笺》五卷,存词309首。这四家词别集皆为明崇祯八年、九年之间吴熙刊本,今国家图书馆有藏本。参照“柳洲八子”或“云间三子”的说法,正不妨称此四家为“柳洲四子”。而这四家词集的同时付刻,既标志着前期柳洲词派的形成,亦在客观上彰显了柳洲词派的创作实绩。

这里还想顺便提出一种设想。嘉善著名学者陈龙正作有《四子诗馀序》,时间亦正当崇祯八年乙亥(1635),但他没有像陈子龙《三子诗馀序》那样,注明是为计南阳等3位同乡而作。文中只提到“初闻四君以诗馀相唱和”,却未明言此四子究为哪四人。按陈龙正(1585—1645)长王屋10岁,比钱、吴、曹三子长二、三十岁,他是高攀龙的弟子,在东南一带颇负人望,而《四子诗馀序》又正好写于王屋等4人词集付刻的崇祯八年,综合这些因素来看,我们推测《四子诗馀序》是为王屋、钱继章、吴熙、曹堪这4位同乡后进词人而作,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吧。假如这一设想可得证实,“柳洲四子”的提法也就更加名正言顺了。

在明清之际兼跨两朝的词派中,柳洲词派的形成比云间词派同时而略早。云间派的主要成员陈子龙(1608—1647)、李雯(1608—1647)、宋征舆

(1618—1667),比柳洲词派的第一代词人魏大中、钱士升、徐石麒、陈龙正、曹勋、王屋等晚了一辈,而与钱继章、曹尔堪的年辈相当。又云间诸子之唱和,主要在崇祯七年前后,陈、李、宋三子的唱和词集《幽兰草》三卷,亦当刊刻于崇祯八年至十年之间。如果以《幽兰草》的结集与陈子龙《幽兰草题词》作为云间词派形成的标志,亦与前述“柳洲四子”词集的刊刻基本同时。因此,某些词学论著中把柳洲词派与西陵词派一样看作云间派的附庸分支,是不符合词史的客观情况的。

二、早期柳洲词派的中坚王屋

王屋是早期柳洲词派的中坚,也是明季东南词坛的一位重要词人。其《草贤堂词笺》十卷与《蕤弦斋词笺》一卷,存词多达600余首,而且其中不乏佳作。故无论就其词的数量与质量,还是就其在柳洲词派的地位而言,他都是一位不应被忽略的重要词人。

王屋(1595—1665后),初名畹,字孝峙,又字蕙蘼、鲜民、无名等,浙江嘉善人。与魏学濂、钱继章、曹尔堪等出身于嘉善世家大族的词人不同,他出身贫寒且终生未仕。其少时曾佣书为业,过目成诵,擅诗能文。邑诸生顾艾(病己)荐于魏大中,魏叹赏其诗,命学濂、学渠诸子兄事之,遂与魏氏昆仲终生为友。大中罹难,王屋作长歌哭送,随护千里。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载:“孝峙以诗受知魏忠节,因与忠节一门群从和酬,诗类刘改之,词学辛幼安。尝过同里曹学士斋,学士曰:‘先生尚能著屐远步耶?’应曰:‘有太史公,不可无牛马走。’乡里传为新语。”^[4]这里“同里曹学士”当指嘉善曹尔堪。尔堪之父曹勋在明为学士,尔堪入清为学士,然曹勋长于王屋6岁,尔堪小于王屋22岁,此处于王屋称先生,故当指曹尔堪。

王屋的生卒年旧籍不载。《全明词》作者小传称其“生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卒年不详”。据王屋《十拍子》词小序:“余年十七,始一至西湖。今年三十有七,盖二十年不至也。因禅客有游于斯也,作此调寄南屏印公。是岁辛未。”据王屋生活年代判断,此“辛未”当为明崇祯四年(1631),由此可推知其生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全明词》作者小传的说法是可信的。

关于王屋的卒年,马兴荣先生据其《闲闲令·癸亥九月获秋庵夜咏》,认为王屋卒年当在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之后^[5]。郑海涛博士则以为此“癸亥”当是天启三年(1623),是年王屋才29岁而

不是89岁,并另据王屋《临江仙·与妓人罗珊》2首小序,称王屋顺治五年(1648)尚在世^[6]。事实上王屋词中涉及年号或时间者甚多,悉心排比,应能得出更准确的说法。如其《沁园春·汶阳感秋赠逆旅主人》中有“七十衰翁奚所求”之语,若此70岁为实数,则其卒年至少当在康熙三年甲辰(1664)之后。

王屋诗词兼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他有《学可斋诗笺》,今未见。《明诗别裁集》等古近选本多选其《子夜歌》3首,卓尔堪《明遗民诗》卷十三选其《秋风辞》、《陌上桑》等。这表明他在诗作方面长于乐府歌诗,这一点与俞彦、卓人月等都很相似。或者说,打通古乐府与近体乐府的联系,正是晚明部分词人的自觉追求。王屋的词集有《草贤堂词笺》十卷,存词583首;又有《蕤弦斋词笺》一卷,存词64首。《草贤堂词笺》卷首有钱继登、曹勋、魏学濂、徐伯龄、夏缙、支允坚、董升七人序及王屋自序。其《自序》中云:“词凡千二百有奇,削其七而存其三分,甲乙等十集,集成序而名之《草贤堂词笺》。”王屋《自序》作于“崇祯八年六月十七日”,而钱继登序作于“崇祯八年冬十二月”,所以该集雕板或始于崇祯八年,而刊行则当始于崇祯九年(1636)。

在早期柳洲词派的词人群体中,王屋年辈较长。他于魏大中(1575—1635)为后辈,于曹勋(1589—1655)为兄弟辈,而在几位以词名家者之中,则长于钱继章(1605—1674后)、吴熙(1613—1657)和曹尔堪(1617—1629)。而且他终生不仕,是一位地道的布衣词人,也可以说是一位专业词人。所以在崇祯八年、九年同时刊行的几部词集中,未及弱冠的曹尔堪的词作或不免稚嫩青涩,而王屋的文字功力与词学造诣均显示出很高的专业水准。当然,生活阅历的局限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作品的视野与力度。

细读王屋传世的600余首词,会感到朱彝尊所谓“词学辛幼安”,乃是一种非常粗糙的归类思维。即使和其他词人相比,他也只是有相当数量的非婉约词而已。而这些词既称不得豪放,和辛幼安相提并论亦显得拟于不伦。一个布衣词人的旷放洒脱与英烈词人的豪荡感激是不好相比的。试选几首词以见一斑。《青玉案·漫兴》:

十年河海无同调。归去也、君休笑。指
怨眉功两不报。一犁春雨,一竿秋水,一曲渔
家傲。 沧浪到处堪垂钓。何必桐江慕高
蹈。八尺楸头三尺棹。白鸥波劲,黄芦风紧,

且泊潭西澳。

《玉楼春·观舞伎》:

延云曼袖长难度。浪折波旋擎不住。锦江六月斗晴雪,巫峡三春拔晓雾。须臾散作霞无数。急鼓连催惊脱兔。翩然返袂入西廊,四座寂寥风满树。

《临江仙·顾四城北新居》:

独访柴门深竹里,板桥流水斜通。渔舟泊处暮云空。数家横浦上,一径入烟中。

丛木暗妨樵路远,鹭鸶飞破霞红。轻雷忽过小池东。藕花娇著雨,菱蔓弱引风。

《清平乐·村居闲咏》:

松间月皎,梦醒窗阴晓。蝴蝶帐中飞缥缈,迷入邯郸古道。凭谁唤止霜钟,老夫位望方隆。无奈城头急鼓,转身一笑尘空。

这里选了王屋4首“非婉约”之作,也许在朱彝尊看来,这些词即是王屋“词学辛幼安”的例证,其实不过展示了一个布衣词人旷达自适的人生姿态而已。《青玉案·漫兴》一首,“一犁春雨,一竿秋水,一曲渔家傲”,三句相排而出,巧妙借用“渔家傲”的曲名与意象,尽显逍遥旷放之态。《玉楼春·观舞伎》一首,显然受到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的启发,歇拍二句,以静衬动,静中有动,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临江仙》一首是王昶《明词综》及各选本多选的作品,全词以景写人,以顾四其人新居之幽僻深远,烘托主人萧散绝俗的胸襟气度。《清平乐》一首,把唐代沈既济传奇《枕中记》黄粱一梦的典故,与庄周梦蝶的典故绾结起来,蝴蝶既能从梦里飞入帐中,又能迷入另一故事背景的邯郸古道,真是迁想妙得,化腐朽为神奇。总起来看,这些词虽然与传统的婉约词不同,与幼安体亦无瓜葛,但王屋能自出手眼,写自己的所思所感,正如写诗不求宗唐宗宋一样,其态度是可取的。而朱彝尊拘泥于粗放认知,实无助于对词人风格的准确把握。

王屋词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色。一是其词的民歌化倾向,二是他的时事词。

晚明词的民歌化是一种普遍而又复杂的词学现象。有的是向乐府民歌的顾盼与回归,有的是对晚唐五代拟曲子词的借鉴模仿,还有的是受时调小曲的渗透影响。王屋和俞彦属于第一种情形。诗词二体的创作,在王世贞等人那里,诗是诗,词是词,各有其功能与规范;而在王屋或俞彦这里,诗作是古体乐府,词作则是近体乐府,彼此虽有时代阻隔,在乐府精神上却可以道通为一。

试看王屋的“拟乐府”之词。《忆王孙》:

去年十五发初长,今日相逢二八强。夜夜中庭拜月光。露花香。愁杀潘郎鬓上霜。

《玉楼春·征妇怨》:

启窗瞥见双桃树。正是撩人肠断处。闺中忆得种他时,妾抱柔柯郎筑土。要令根本千年固。谁道斯言非实据。郎游瀚海不归来,妾对秣华相伴住。

《菩萨蛮》:

柔肠一寸常千结。结分肠绝情难灭。郎性出山泉。妾心离灶烟。泉流不复转。烟断还缝线。写尽忆郎诗。何曾郎得知。

《梦游仙·和夏雪子》:

欢不见,梦断绮窗西。手摘小梅将作弹,海棠枝上打黄鹂。怪杀五更啼。幽梦断,云冷合欢床。梦里觅郎郎不见,起行芳径恰逢郎。花底学鸳鸯。

《两同心》:

侬唱莲歌,郎唱菱歌。虽则共、水村长养,不曾惯、江上风波。急回桡,郎住塘坳,侬住林阿。湖平并泛如梭,转个陂陀。恰小妹、提筐索藕,正情哥、挽棹求荷。指西头,落日教看,来日情多。

王屋这一类词,读来如同南朝民歌吴声西曲,其中顶真拈连、谐音双关等等,亦皆乐府民歌故伎。与王屋自己所作《子夜歌》、《陌上桑》等相比,形式上的不同仅在于齐言、杂言之别,其乐府风味则是完全一致的。当然,对于王屋这样深于文字的作家来说,这也只能是“拟乐府”而已。与真正的乐府民歌相比,其清俊浏丽时复过之,而真挚朴拙则不能及。

以时事入词,在两宋金元时期偶或一见,因为总体数量无多,故不足以构成对词体个性的冲击。明清之际时事词的大量出现,一方面构成词史上的特异现象,同时也对清代时事词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屋本来只是一介布衣,国家兴衰,自有肉食者谋焉,可是他毕竟是在著名直臣魏大中扶持下成长起来的士人,所以在他词集中,既有继承词学传统的绮艳之词,有描写个人生活情趣的田园词,也有不少指摘时弊、激浊扬清的时事词。如《沁园春》(壮志犹存)一首,据小序可知,是为遭魏忠贤陷害而冤死狱中的著名军事家熊廷弼作不平之鸣;又《沁园春·赠吴人马云衢同子一》二首,纪述天启七年(1627)在苏州发生的颜佩韦等“五人墓”故事。《意难忘·录感》(霍氏家奴)一首,虽

未明言所讽之事,但开头“霍氏家奴,有子都豪横,调笑当垆”云云,应是讽谕权贵家奴横行不法之事,时人应知其所指。《小秦王·时兴》一组10首,作于崇祯帝朱由检登基之次年。小序中云:“今神圣在御,伉颜之臣,排肩而出,抑郁骚屑之士,始得畅其胸臆。愚不佞,生际盛朝,而不幸汨于皂圉之贱,不获建明于时,而中怀蓄蕴,亦遂闻而不宣,则愚之罪也已。用是忘其僻陋,敬述所闻为若干篇,命曰《时兴》,论而不议,夫亦庶人之义然耳。”看来朱由检即位之后,颇有励精图治之慨,朝野上下皆受其鼓舞,连王屋这样的布衣文人也感时抚事,冀其有补于政教。这10首七绝体《小秦王》,以时事入词,一吟悲一事,其颂美刺恶,与唐代新乐府精神相合。词本来就是乐府之一体,王屋以诗为词,以乐府为词,可谓以复古为新变。晚年所作《沁园春·汶阳感秋赠逆旅主人》,下片写道:“金紫盈朝,豺狼遍野,七十衰翁奚所求。”其鞭挞现实深刻有力。王屋的这些时事词,单从艺术性来看或称不得佳作,修辞或不免粗糙,言情亦不够含蓄,但它们突破了或是丰富了词的功能,对于清代词人亦具有积极的影响。

总体来看,王屋词的总量甚大,亦不乏佳篇,但也因为自负才情,或不免贪多求快。其《蝶恋花·长夏村居》词中云:“墨藩三升屏八面,新词一一凌云翰”;又《瑞鹧鸪·草贤堂即兴》云:“五十万笺挥洒尽,不曾一指觉些酸”,皆有自负身手、顾盼自雄之意。然而词是一种最讲究精粹的文体形式,容不得信手挥洒,泥沙俱下。即使是像王屋这样功力很深的词人,当他自鸣得意地说“不曾一指觉些酸”时,即此句已见其拾凑了。

三、钱继章及其家族词人

钱氏家族见于《柳洲词选》者14人。除钱继章之外,主要生活创作于晚明时期的词人至少有以下6家。

钱士升(1575—1652),字抑之,号御冷,又号塞庵。柳洲词人中,钱樛为其子,钱栴、钱棗为其侄。万历四十四年殿试第一,历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后以疏忤旨,引疾乞休。年七十八卒。有《赐馀堂集》七卷(目作十卷,八卷以后题“嗣刻”)。《柳洲词选》存其《满庭芳·次东坡韵》1首。

钱继登(1594—1672),字尔先,号龙门,晚号箕山翁。他是钱士升的堂叔,万历四十四年(1616)与士升同榜进士。历官金都御史,巡抚淮

阳。入清不仕。顺治七年(1650)闻瞿式耜蒙难,曾作《祭故留守相公稼翁瞿公文》。有《壑专堂集》十四卷。《柳洲词选》选其词7首,《全明词》仅收存5首。

钱继振(1601—?),继登仲弟,继章之兄,字尔玉,号冰心。崇祯年间在里中与郁之章等结柳洲社,为“柳洲八子”之一。有《萧斋集》。《柳洲词选》选其词3首,《全明词》仅收存1首。

钱樛(1619—1647),士升子,字仲驭,号约庵,崇祯十年(1637)进士,除南兵部主事,迁郎中,擢广东佥事,未赴。乙酉(1645)破家起兵,后战败,于震泽投水死。谥忠贞。有《新儒园诗》三卷,《文部园诗》三卷。《全明词》存其词4首。

钱栴(?—1647),士晋子,字彦林,崇祯六年(1633)举人。官职方郎中。他是陈龙正的女婿,而夏完淳是他的女婿。明亡后从事抗清活动,与其婿夏完淳同日死难。《柳洲词选》选其《忆江南》3首,《全明词》仅存1首。该词实为《忆江南》3首之一,《全明词》编者却依《捣练子》词调断句,遂不可读,却又径加按语曰:“此词后二句文辞与前不偕,疑为两词相混。”

钱棗,士晋次子,字仲芳,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入清不仕,键户谢客,卒年七十八。有《萧林初集》八卷。《全明词》及《补编》共存其词31首。

因为遭逢桑海之变,钱氏家族的词作中,明显留下了易代前后心灵震荡的潮汐之迹。即承平时代仍然延袭传统的婉约词风,写愁愁思,且用笔绮艳;而一旦触及家国兴亡,则作悲愤慷慨之歌。前者之例如钱继登《昭君怨·闺思》:

曾记曲阑深处,缥缈眼波流注。柳外笑吟声,打流莺。月下梨香暗散,雪后兰芽肥绽。更欲比妍华,雨馀花。

钱继振《捣练子》:

春睡足,落花平。草架茶蘼送晚晴。梅子弄黄茶炙翠,梢头犹剩一声莺。

钱樛《浣溪沙·秋思》:

小立幽阶数绿苔。鸳鸯未绣怕人催。深秋帘幕几曾开。霜叶半随溪鸟去,寒烟独裹暮钟来。一番清瘦自惊猜。

作为传统的婉约词来看,这些词皆可谓本色当行。在陈子龙及其他云间派词人早期的词作中也是如此。虽然在万历末年至崇祯年间,国事已是不堪闻问,但在江南乡下或是一般文人那里,仍然是经济优裕的承平时光。从词坛风会来看,这些词已逐渐摆脱了晚明词的曲化之弊,净化了俳

谐浅俗的风气,回归到北宋时期婉约蕴藉的词风了。由此可知在八旗铁骑惊醒江南的承平春梦之前,词坛上仍然是婉约词风的一统天下。

然而沧桑之慨逐渐袭来,钱氏家族词群也不期而然地涌现出一批慷慨悲歌之词。如钱继登《满江红·拜岳王墓》:

西子湖山,唤不醒、千年聋哑。只办得,浓妆淡抹,逢人便嫁。突兀不存今古史,霏微烟写兴亡画。只西泠、尽处一坏坟,伤心者。

银瓶坠,传佳话。铁象毁,留馀骂。看奸奸忠义,谁增声价。白骨英雄衰草里,画船箫鼓斜阳下。但两高、相对哭孤忠,于司马。

钱继振《沁园春·题于忠肃词》:

百尺澄泉,一杯云芽,敬吊先生。想翠华北幸,钟麓殆发,毡裘南牧,匕鬯先惊。谁措乾坤,安如孟覆,手挽银河洗甲兵。堪悲是,弓藏兔死,坏汝长城。荒山翠葆霓旌。尚剑倚崆峒气未平。看一瓿麦饭,村巫拜祷,半龛灯影,古壁光荧。隔叶黄鸝,缘梁飞鼠,点缀凄凉落户庭。公神在,对四山松栝,忍化冬青。

钱士升《满庭芳·次东坡韵》:

胸垒千兵,心涛万斛,世情无数嵯峨。电光石火,变态阅来多。坐见新亭泪洒,空回首、麦秀兴歌。方悟得,金羈脱去,细草乐平坡。桃源何处是,忙呼渔艇,来往如梭。长消受,寒芦皓月银波。更喜蘋香菱熟,驾舴艋、闲傍苍柯。何多事,羊裘五月,江上好披蓑。

钱樵《踏莎行·九日登雨花台二首》:

宫阙苍茫,江山骀荡,六朝犹剩亭台相。烟林高下响西风,天教红叶先呈样。云物皆收,筇鞋独上,青泥白石英雄状。乌衣弟子几回登,只今雁落秋云涨。

感慨由中,云山自古,壮哉城廓连风雨。梁隋几点挂人心,回潮断岭兴亡谱。入眼禽鱼,隔林钟鼓,凉枫空处残鸦补。荒台谁担菊花来,当时设法兼歌舞。

在同一个家族词人群体中,甚至在同一个词人的笔下,出现这种主题、韵调两歧的词学现象,显然是词学传统遭遇现实激变的产物。前者仍是词学传统的惯性推延,仍是传统的婉约词风,伤春悲秋的幽怨缠绵。而后者乃是现实激发的慷慨悲歌,是感慨由中的排募之气。无论是拜谒岳鄂王还是于司马,抑或是登临西子湖还是雨花台,南宋

旧都与南朝故都皆是寄托故国旧君之思的抒情载体。而且我们相信,这种主题、风格的转换是不期而然和不约而同的。从钱氏家族这两组词中,可以充分见出词这种长于抒写绮情艳思的文体,在遭遇现实刺激之后的巨大变化,而这种舒张变化的弹性正是词体的文体生命力的体现。词体由明入清的变迁,钱氏家族词人提供了一个缩微景观。

钱继章(1605—1674后),字尔斐,号菊农,继登、继振之弟。崇祯九年(1606)举人,入清不仕,以词名于浙西词坛。他是嘉善钱氏家族中最优秀的词人,也是柳洲词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虽然一般论著都把他视为清初词人,实际其现存词作90余首,绝大部分作于入清之前。《全明词》、《全明词补编》共存其词97首,其中有2首前后重出,故实存95首。已知其《雪堂词笺》与王屋《草贤堂词笺》、吴熙《非水居词笺》等皆为崇祯八年、九年刊本,其中存词76首。而《古今词统》所收《减字木兰花》(月家何处)、《谒金门》(晨光促)、《谒金门》(斜阳促)、《怨王孙》(山远月小)等4首,虽不见于《雪堂词笺》,因为《古今词统》刊刻于崇祯六年,所以这4首词自然也是其早期作品。其余15首词作虽然不便准确系年,但其中或有词作写于崇祯九年至崇祯十七年间亦未可知。由此看来,钱继章现存词作中,写于入清之后的词作数量与比例都是很小的。

钱继章的著作,据《携李诗系》则有《溪默集》,据清雍正编《浙江通志》则有《雪堂自删集》20卷,今皆未见传本。王屋《蘼弦斋词笺》中有《南乡子·读友人诗》一组,品题“平昔所好者”14家稿,其中第6家即为“钱尔斐继章”,中有“冰雪逼人寒,一种幽光拟最难”,想见其诗在当时已自成家,而后来既以词名家,其诗名乃为词名所掩。其词集明刊本为《雪堂词笺》一卷,国家图书馆有藏本。清刊本为《菊农词》,今未见传本。沈雄《柳塘词话》云:“魏里钱尔斐,五十三年填词手也。曾贻我《菊农长短句》,见其编以岁月感慨系之,其词亦整而有法。”^[7]康熙十三年(1674),陈继崧往访嘉善名人时,曾专门拜访过钱继章。别后所填《贺新郎·魏塘舟中读钱尔斐先生〈菊农词稿〉》一阕,极表叹赏之意。其中“垫巾野服神飘洒。句清圆、诸般易及,一清难画”。“垫巾”,即“林宗巾”,用东汉郭泰(字林宗)故事。“垫巾野服”一句,活画出钱继章入清后野逸绝俗的人格风貌,而“清圆”二字则力图勾勒出《菊农词》的词品个性。先师严迪昌先生在其《清词史》中指出:“《菊农词》立意造句都不

落程式窠臼,自抽机杼,在清初足称名家,其风格无愧为柳洲派的典型。”^[8]对于宋代以后的词人来说,所谓立意造句,不落程式窠臼,确实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境界,是对词人造诣的极高评价。

钱继章的词,最为人称道的是《鹧鸪天·酬王孝峙见示近作》:

发短髯长眉有稜。病容突兀怪于僧。霜欺雨打寻常事,仿佛终南石裹藤。闲倚杖,戏临罾。折腰久矣谢无能。熏风未解池亭暑,捧出新词字字冰。

这首词在20世纪所编词选及各类鉴赏辞典中入选频率颇高,实际却多郢书燕说之弊。或因佚去词题而以为是钱继章的自画像,或因不明时代而谓此词体现了与清廷不合作的态度。实际这首词见于崇祯八年(1635)刊刻的《雪堂词笺》,距离甲申、乙酉国变还有近7年的时间;而词中所描绘的也不是钱继章,而是他的好友、嘉善著名词人王屋(字孝峙)。当然,即使把这首词放在明季词坛背景下来看,它也仍然是一篇奇作。那种奇崛险怪的人物造型,粗糙有力的笔触,都与笔触纤细、色调旖旎的婉约词风构成一种极大的反差,在《雪堂词笺》中也显得较为“格色”。值得关注的还有钱继章的词学观。王屋称道其诗是“冰雪逼人寒,一种幽光拟最难”,钱氏则称王屋之词是“熏风未解池亭暑,捧出新词字字冰”,皆以清空幽寒为赞语。盖清者雅也,与浊者、俗者、迂者、腐者相对也。这和王世贞等人一味追求艳情风流不可同日而语了。又邹祗谟《远志斋词衷》引王士禛语曰:“不纤不诡,一往熨贴,则柳洲词派尽矣。”事实上,明季清初的柳洲词派时见圭角权牙,并不总是那么“一往熨贴”的。试看钱继章《满庭芳·次王孝峙韵》八首,咏残灯、蒲团、秃颖、酒瓢之类,颓唐横恣,又何尝熨贴?

《雪堂词笺》中有《虞美人·咏虞美人花十首》,几乎每首皆佳。兹录二首:

幽魂欲化心难化,愿复生垓下。冥曹应悯妾心真,几度运来原是此花身。花开花谢还归土,只有精诚苦。八千子弟竟无从,奈此柔肢不住斗春风。(其四)

菊名隐逸莲君子,大抵前身耳。漆园曾梦蝶飞来,栩栩绕篱今有蝶花开。醺愁酿恨调成色,妾死花生日。螺青蛾绿黛安黄,凭仗楚歌四面为催妆。(其五)

据沈雄《柳塘词话》载:“柳洲诸公寄情于《虞美人》者,不下百家。而魏学濂为最。词曰:‘君王

羞见江东死,何事依来此。最悲亭长古人风,载得一船红泪过江东。江东父老深怜我,栽我千千朵。至今留取好容颜,为问重瞳却复向谁看?’其词悲,其心苦矣。”沈雄所谓“不下百家”,当是概言。今检点明清之际词家作品,调与题作《虞美人·虞美人花》者除魏学濂、钱继章之外,尚有陈子龙、宋征舆、宋征璧、尤侗诸家,题作《虞美人·本意》者有钱棨、黄周星、王士禛、董元恺及女词人季淑贞、钱凤纶等人。幸好在《四库未收书辑刊》钱棨《萧林初集》卷七中有《虞美人花词跋》,可以使我们的略窥明季词坛以“虞美人花”为题的倡和活动的大致情形。其文曰:

吾友子一忠希屈氏,性僻行吟,气压弥(称)生,愤时骂坐。恒握瑾以表洁,每披荔而逞芬。爰腾雅奏,如闻幄里残香;曲写蕙容,似睹花开欲语。家尔斐冰雪为肌,云霞在手,溪光竹色,静悟禅心;花气鸟言,尽归笔浪。乃以同怀,赓此佳什。

钱棨的这篇跋文骈四俪六,虽显词采却有碍叙述,但大致情形还是看得出来的,即关于“虞美人花”的词集,是魏学濂(子一)为原倡,钱继章(尔斐)为和作。因为钱继章的《虞美人·虞美人花》10首,《虞美人·虞美人花影》10首,皆见于崇祯八年(1635)刊刻的《雪堂词笺》,所以倡和当在此之前,而陈子龙、宋征舆乃至尤侗、王士禛的同调同题之作,当然应是其后的追和之作了。作于甲申之后的或不免易代之悲,而魏学濂、钱继章皆写于崇祯八年之前,本来只是对美好事物的哀挽叹赏,却不期而然地成了提前预作的大明王朝的挽歌,这应该是钱继章等人所始料未及的。

四、吴熙(亮中)《非水居词笺》

吴熙(1612—1657)^[9],字止仲,后改名亮中,字寅仲^[10],号易庵,嘉善人。“柳洲八子”之一。清顺治九年壬辰(1652)进士^[11],历户部主事,至刑部侍郎,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卒于京。吴熙入清后中进士而为郎官,按传统看法当然应视为清人,但目前所见其词凡167首,全部见于明崇祯八年至九年吴熙自刊本《非水居词笺》三卷。《全清词》据《瑶华集》、《柳洲词选》等清初选本辑其词9首,亦全部见于《非水居词笺》,并非集外佚词。想来他于崇祯九年(1636)至顺治十四年(1657)二十年间应该还有词作,可惜未见流传。从其词的创作与流传情况来看,把他视为明季词坛尤其是早期柳洲词派的重要词人,应该没有问题,也更为

恰当。

在早期柳洲词派或“柳洲八子”中,吴熙不仅以其创作实绩提供了重要支撑,还在物质基础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徐世昌《晚晴簃诗话》载:“寅仲少与同里钱尔玉、郁光伯、魏子一、子闻、子存昆仲、曹顾庵、蒋亭彦为文字饮,称‘柳洲八子’。酒脯笔札,寅仲主之。构来问堂,键户力学。在官有政声。”^[12]这里所谓“酒脯笔札,寅仲主之”八字,于文学风雅之事,似乎说了便俗,实际却是群体流派聚会唱酬的物质基础。后来如杭州赵氏之小山堂;扬州马氏兄弟之小玲珑山馆,对于清代文学生态的构成,皆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另外,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提出与认定“早期柳洲词派”的概念,主要是基于明崇祯八、九年间刊行的王屋、钱继章、曹尔堪、吴熙诸家词集。这些词集不仅保留了这个年轻的词人群体在入清之前的大部分词作,客观上也起到了“立此存照”的作用;没有这些明刻本词集,吴熙、曹尔堪都会被视为清代词家,“早期柳洲词派”也就不成立了。而这些词集也都是由吴熙主事与出资刊刻的。

吴熙因为40余岁即病逝,其著述无人收拾,所以与同期词人相比,声名不彰,但从其《非水居词笺》来看,虽然只是其年轻时的作品,却显示出较高的艺术水准。

吴熙的词有两个特点。一是较为合律,音韵谐婉,很少有硬字、浊字,故读来俊逸便娟,风韵可人。吴熙后来曾为钮少雅、徐子室编著的《南曲九宫正始》作序,其中写道:“夫词为诗之变,曲又为词之变,屡变而终非始义矣。所以令变而还正,终而复始者,则有律在。苟徒骋其花上盈盈,桑中嫋嫋,而律不随焉,或亦播之桔槔牛背间可耳,何至辱我桃花扇底、杨柳楼头耶?”^[13]此文不仅是曲学文献,亦可作词论来看。吴熙对词曲音韵格律的强调,在明清之际格律废弛的背景下,显然具有补偏救弊的积极意义。吴熙词的第二个特点,是他的词既多写景,其结构与设色往往富于画意。读其词即有画面感,有景深,有层次,色调明快,搭配和谐。这是因为吴熙本人就是一个山水画家。《三秋阁书画录》等记载他曾于崇祯十五年(1642)为雪声上人作山水册页,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等书皆有著录。这里选三首词以见其特点。《减字木兰花·舟行》:

荫溪乔木。无限清阴涵水绿。一树丹枫。墙角遥分落照红。炊烟四野。秋雁一行飞欲下。点点霜花。夹岸芙蓉直到家。

这首词就像一幅山水画。虽然是“舟行”,视野是开放的或流动的,但中国画本来就是“散点透视”,所以即使移步换形,并没有打破整体的画面感。上片以清溪涵绿渲染出澄明空静的大色块,以“一树丹枫”作点缀,形成红绿对比、整体明快的色调,亦间接传达出词人爽然自适的愉悦心情。下片以斜飞欲下的秋雁造成构图的变化,又以轻舟缘溪而行所见“夹岸芙蓉”突破三维画面的限制。读之如在画前又如在境中,画面感与舟行之感都表现得很真切。

《唐多令·春游》:

芳树绿纤纤。微云露远山。掠青莎、孤鹤翩翩。野岸茨菇开未展。蘋叶小、正如钱。携酒到花间。花间听杜鹃。醉忘醒、醒又忘年。双板桥南修竹里,曾记得、挽渔船。

这首词以写景为主,下片有旷放出尘之意,但写得比较含蓄。“醉忘醒、醒又忘年”,无论是忘了年月还是忘了年龄,皆不无夸张,而末句“曾记得、挽渔船”暗承前后,见得词人是有选择的遗忘,即有忘有记。忘醒忘年,不是昏聩糊涂,而是逸世出尘;不忘桥南修竹,不忘挽渔船的细节画面,则表现了词人对自然野趣的偏好。结合整部《非水居词笺》来看,善用“忘”字,乃是吴熙表现情志取向的常见手法。如《武陵春·漫兴》:“忘却归来夜几何,东岸动渔歌”;《如梦令·答友人索饮》:“洗盏欲呼明,忘却酒人名姓”;《水调歌头·自题小像》:“陶然一醉,忘却我意竟何为”;《鹧鸪天·春夜对酒感赋》:“醉中万事都抛却,犹剔孤灯读楚骚”。词人时醉时醒,有忘有不忘,这是生存策略,也是艺术表现的策略。实际词人的醉与醒、忘与记,皆是出于理性选择的结果。

再来看《明词综》所选的《临江仙·村居》:

日里闲门聊自适,短墙薜萝深深。五株高柳覆清阴。心孤闻远磬,愁剧理瑶琴。点点落英娇著地,行来寂寂空林。伊人此地爱高吟。平郊新湿雨,一径野花深。

此处所录据《全明词》,亦即据明刊本《非水居词笺》。王昶《明词综》所选此首,文字改动较多,亦抄录于此,以资比较:

醉里衡门聊自适,短墙松竹深深。日斜罗幕掩清阴。心孤闻远磬,愁重理瑶琴。几点落英寒著地,行来寂寞空林。有人闲坐爱微吟。平桥新涨水,一径野云深。

据叶晔博士的研究,王昶《明词综》所收词,凡与明刊本不同者,往往出于王昶之改动^[14]。在多

数情况下,王昶的改作要比原作更好一些。但就这首词来看,王昶刻意求雅而不免做作。“闭门”而必曰“衡门”,“薛萝”而改作“松竹”,皆无必要。原作中“五株高柳”化用陶渊明典故,改作“罗幕”则不类男姓居处之所。末二句改后或者更类王、孟诗境或隐逸趣味,但同时也失去了“村居”之野趣与现场感了。

五、曹尔堪及其《未有居词笺》

曹尔堪(1617—1679),字子顾,浙江嘉善人。曹勋之子。兄弟5人,尔堪居长,以下次第为尔坊(字子闲),尔垣(字彦师),尔埏(字彦博),尔埴(字彦范)。明崇祯年间与同里钱继振、郁之章、魏学濂、吴亮中、魏学洙、魏学渠、蒋玉立等,每月于嘉善城北门外柳洲亭会文,时称“柳洲八子”。清顺治九年(1652)登进士,入庶常馆,历编修,升侍讲学士。顺治十八年(1661)以事牵系下狱,事后罢归。其诗与宋琬、施闰章、王士禛等称“海内八家”,吴之振《八家诗选》卷二收录其诗200余首。有明刊词集《未有居词笺》和清刊词集《南溪词》等,存词近600首。其生平行状主要见于施闰章《翰林院侍讲学士曹公顾庵墓志铭》,及尤侗《赠曹顾庵学士序》。

关于曹尔堪的生平与创作,有几个细节值得辨析。

其一,曹尔堪与其父曹勋仕履之混淆。《全清词·顺康卷》曹勋小传中云:“(曹勋)字允大,号峨雪,浙江嘉善人。尔堪父。明崇祯元年(1628)进士,历官礼部右侍郎。入清后,复官翰林侍讲学士。”^[15]末句所说显然是错的,是把曹尔堪的官职加到了乃父曹勋的名下。其实曹勋只在明代为官,入清后不仕。孙静庵《明遗民录》卷二三在曹勋小传中写道:“癸巳(清顺治十年,1653),清诏求遗老,一至京,不就职,即归。”《全清词》之误,在于其误读了施闰章为曹尔堪所作《墓志铭》。其中写道:“君考讳勋,崇祯戊辰举会试第一,官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所谓峨雪先生者也。有子五人,君为长,复官本朝翰林院侍讲学士。父子以文名天下,世论荣之。”^[16]很明显,施闰章之所以在曹尔堪《墓志铭》中提到其父曹勋在明任侍读学士,目的在于以其父子在明清两代为学士,来证明其“父子以文名天下”。正如尤侗《赠顾庵学士序》中所云:“其承宗伯峨雪先生家学,复以高第入玉堂,海内翕然,有谈迁、彪固之目。”^[17]这就是说,曹勋、曹尔堪父子两代为翰林学士,正如司马谈、

司马迁和班彪、班固父子一样。《全清词》编者相连而下,快读致误,此在学术为小事,却累致曹勋为贰臣,故不可不辨。

其二,曹尔堪与其父曹勋在室名、集名等方面多有交集。如曹勋有《未有居近诗》二卷,崔建英等编著《明别集版本志》著录,故宫博物院有藏本,明崇祯刻本。卷端题:“武水曹勋允大父著,宜城刘若宰胤平父阅。”而曹尔堪有《未有居词笺》,即吴熙(亮中)明崇祯九年刻本,国家图书馆有藏本。又曹勋有《南溪诗草》七卷本或四卷本,清顺治刻本,卷端题“武水曹勋允大父著”,且有曹勋《自序》,上海图书馆有藏本。而曹尔堪则有《南溪文略》二十卷、《南溪词略》二卷,既见于施闰章为其所作《墓志铭》,且其《南溪文略》一卷本,上海图书馆有藏本。其《南溪词》,既有清初孙默辑《国朝名家诗馀》二卷本,又有聂先、曾王孙辑《名家词钞》之一卷本。“未有居”当是室名,“南溪”则似别号,父子二人相袭并用,在前代别集中鲜见其例。

其三,曹尔堪原名曹堪,字子顾,其改名尔堪,当在崇祯十年之后。国家图书馆所藏明崇祯九年吴熙(亮中)刊《未有居词笺》五卷,即署名曹堪,卷端题:“曹堪字子顾,嘉善人。”钱继登崇祯乙亥(八年,1635)所作序之结尾云:“子顾之尊人峨雪,今之晏元献也。”既为曹勋(峨雪)之子,又字子顾,足证《未有居词笺》的作者曹堪,即后来《南溪词》的作者曹尔堪。然而《全明词》作者小传中称“(曹堪)字子顾,嘉兴人。生卒年不详。与王屋、钱继章、吴熙过往甚密。有明刊《未有居词笺》五卷。”看来并不知此曹堪即入清后词名藉甚的曹尔堪。《全清词》小传中亦止言其入清之后的交往与《南溪词》,看来亦不知曹尔堪曾名曹堪,且有明刊词集《未有居词笺》五卷。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曹尔堪自己的序跋文字,还是施闰章所撰《墓志铭》,均不曾提及其入清之前的创作,仿佛那部收有309首词的《未有居词笺》及其作者曹堪不曾存在过似的。于是曹尔堪少年时期的这一段创作历程,也就被人为地抹煞了。

曹尔堪入清时28岁,与清初其他著名词家相比,他长陈继辂8岁,长朱彝尊12岁,长王士禛17岁,所以清初词家视其如前辈。然而在前期柳洲词派群体中,他却是初入词坛的后进少年。即使是到了崇祯八年(1635)诸家词集付刻时,王屋已41岁,钱继章31岁,吴熙(亮中)24岁,而曹尔堪只有19岁。所以在甲申前后的词坛上,曹尔堪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朱彝尊《振雅

堂词序》中云：“崇祯之际，江左渐有工之者，吾乡魏塘诸子和之，前辈曹学士子顾雄视其间。守其派者，无异豫章诗人之宗涪翁也。”^[18]这是朱彝尊在康熙年间瞻顾以往的想象之词，实际在崇祯年间，曹尔堪还是初入词坛的后生小子呢！

在曹尔堪现存的近六百首词中，约有三分之一写于入清之前。《未有居词笈》共收词 309 首，其中词题中标明年代的有庚午（1630）、辛未（1631）、壬申（1632）、癸酉（1633）、甲戌（1634）。最早者为崇祯三年庚午（1630）初夏，最晚者为崇祯七年甲戌（1634），而钱继登序作于崇祯八年乙亥（1635），可知最晚的作品或写于崇祯八年，这是曹尔堪 14 岁至 19 岁之间的作品。从后来《南溪词》中标明年代者来看，写于崇祯年间的有《捣练子·乙亥冬暮晓行》（崇祯八年乙亥，1635），《点绛唇·丙子夏日村墅》（崇祯九年丙子，1636），《满庭芳·丁丑初冬过智胜禅院》（崇祯十年丁丑，1637），《望江南·戊寅初夏》、《浪淘沙·戊寅十二月二日……》（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昭君怨·己卯二月……》、《汉宫春·己卯冬日……》、《沁园春·己卯冬日，寒斋感兴》（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这表明《南溪词》与《未有居词笈》在年代上是前后相接的。另外在崇祯十二年至十七年之间，也还有未标明年代的作品。如《南溪词》中所收《念奴娇·送幼光还白门，同仲驭二调》，词后有钱继章评语云：“癸未冬，幼光还金陵，吾辈俱作词祖行。顾庵词特为杰出。”据此，则此二首词作于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

与后来《南溪词》的炉火纯青、天然高妙相比，《未有居词笈》自不免青涩之感。然而观其少作，首先当肯定其才气。较早的作品如《阮郎归·庚午初夏》：

高桐垂影绿溪边。荫浓扫素笺。傍门孤柳一鸣蝉。晚风声细传。新竹下、落花前。松萝当户煎。双飞燕子带雏还。呢喃惊昼眠。

这是崇祯三年庚午（1630）的作品，那时曹尔堪虚龄 14 岁，已经写得颇为出色了。除了“松萝

当户煎”的“煎”字下得未免生硬，略有凑韵之感，整体来说清新俊逸，就艺术性而言也超过了不少明人的作品。另外，如《浣溪沙·赠人十首》以及稍后次韵之 10 首，一连 20 首词，同调、问题，又全用“六麻”韵，写来不重不复，不见艰窘之态，亦足证少年曹尔堪才气过人。

与其他词人相比，《未有居词笈》中写景词所占比例较大。如《望江南·池上六首》、《望江南·秋残六咏》，以及春夏秋冬四时景色之类，写来景物清新，色调明快。我们不知道这是出于理性的选择还是自然取向，但客观上显示了少年曹尔堪藉此弥补自己生活阅历不足的创作策略。同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倾向是，曹尔堪并不像唐宋词人那样偏爱春景，在《未有居词笈》近半数的写景词中，描写秋冬景色的多达 90 余首。如《望江南·秋残六咏》之一：

秋山冷，顿觉气孤清。一缕残钟知过树，千岩幽响不离灯。人似住庵僧。^[19]

又如《减字木兰花·冬景》：

同云弥漫。一夜西风吹不断。残雪犹飞。人似闲鸥立钓矶。满庭孤冷。独伴寒梅修竹影。隔岸凄清。只听荒芦野荻声。

这些词写秋冬景色，选孤清意象，用冷淡色调，使得画面清简如文人画。对于这种现象也许不必求之过深，但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曹尔堪偏爱孤清简淡的艺术个性。尤侗《南溪词序》说曹尔堪词风：“如桐露新流，松风徐举，秋高远唳，霁晚孤吹”；邹祇谟《远志斋词衷》说他近于诗家“王、孟、储、韦一派”，都充分肯定了曹尔堪清新萧散的词风。那么，以秋冬气象之高洁冷淡，来反衬春景之绮靡甜俗，也许正是曹尔堪早期词作的艺术追求吧！

由于年龄太小，阅历有限，少年曹尔堪亦不免“为赋新词强说愁”。如《长相思·客至》写道：“典青衣，买村醪，去切霜蔬略点饥，且教乘月归。”其实，以嘉善曹氏这样的世家大族，曹尔堪这样的贵介公子，来客何须典衣，喝酒未必村醪，曹尔堪这里应非写实，而只是藉此渲染清疏之气而已。

参考文献

- [1][2][3] 吴熊和：《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371、372、371 页。
- [4]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 565 页。
- [5] 马兴荣：《读明词札记》，《楚雄师院学报》，2006 年第 1 期。
- [6] 郑海涛：《明词人王屋生卒年考》，《中华文史论丛》，2009 年第

- 4 期。
- [7] 唐圭璋辑《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 年版，第 1034 页。
- [8] 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年版，第 42 页。
- [9] 吴熙（亮中）生年，《全明词》作者小传谓其“生卒年不详”；《全清词》作者小传说他“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吴熊和先生《〈柳洲词选〉与柳洲词派》一文中说：“顺治二年（1645）清兵下

江南时……吴亮中、曹溶三十三岁。”据此推算则吴熙当生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录此俟考。

[10]《柳洲词选》“先正遗稿姓氏”中“吴亮中”小传云:“吴亮中,字寅仲,原名熙,字止仲,顺治己丑进士,官部曹,有《词笺》行世。丁酉卒于京师。”

[11]《柳洲词选》称吴亮中为顺治己丑(1649)进士,有误。今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实为顺治九年壬辰科(1652),与曹尔堪为同榜进士。

[12]《晚晴簃诗汇》卷二五,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24页。

[13]吴亮中:《南曲九宫正始序》,见蔡毅编《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

编》,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88页。

[14]叶晔:《清代词选集中的擅改原作现象——以〈明词综〉为中心的考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春之卷。

[15]《全清词·顺康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页。

[16]施闰章:《学馥堂文集》卷二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尤侗:《赠顾庵学士序》,嘉善《曹氏族谱》卷首。

[18]朱彝尊:《杨寄匏振雅堂词序》,《曝书亭集》卷四七。

[19]按:此处引录自《全明词》。《全清词》据《清平词选》录入,次句改作“苔石气峻峭”。见于《清平词选》者6首,大都有改动。不知是曹尔堪本人所改,还是《清平词选》编者所为,待考。

Textual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n Liuzhou Ci School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ZHANG Zhong-mou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Key Words: Late Ming Dynasty; Ci School; Liuzhou Ci School; Liuzhou Four Poets

Abstract: Among Ci School that both in Ming Dynasty and Qing Dynasty, Liuzhou Ci School was first set up and it has lasted for a long time. It originated in the late Ming WanLi period and formed during Ming ChongZhen period. The name of the forefather posthumous manuscript that listed in the front of Liuzhou Ci Selection is forty-one in all, which can basically be considered as Ci poets of the Ming Dynasty. There are four Ci poets called Wangwu, Qian Jizhang, Wuxi and Cao Er-kan, each having their own album and a large number of remaining poems, though they have lived for a very long time in the Qing Dynasty. But Wuxi and Cao Er-kan are officials in the Qing Dynasty, so they are usually seen as Ci poets of the Qing Dynasty. However, after some specific investigations into their writing experiences and remaining Ci poems, you'll find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Ci poems are written befor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angwu's ten-volume "Ca-oxian Cottage Ci" and one volume Boxian Room Ci, Qian Jizhang's one-volume "Ice Cottage Ci", Wuxi's three-volume "Fei Shui Hut's Ci" and Cao Er-kan's five-volume "Wei You Hut's Ci", those four collected Ci poems are all editions of Wuxi during eight years or nine years in Ming ChongZhen period. The copies can still be found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today. Referring to the statements of Liuzhou Eight Poets or Yunjian Three Poets, we can just describe the four as Liuzhou Four Poets. Meanwhile, the four collected Ci poems not only mark the formation of early Liuzhou Ci School, but also objectively show its' creations. This article gives systemic textual researches and discussions on the formation time of early Liuzhou Ci School and the Ci poetry works' situations of the four poets of Liuzho before the Qing Dynasty as a result, It develops a better precision of certainty and recognition on the origin of Liuzhou Ci School's form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recovery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责任编辑:邵迎武]